

1950年代,我出生在一个江南水乡的诗书世家,打记事起,每逢周三下午(父亲公休日),我的父亲总会习惯性地钻进老宅后花园西北角的一栋两层楼,二楼摆着满满好几架子书籍,有《史记》《古文观止》、诸子百家、唐诗宋词……父亲半躺在藤椅上翻着书,颇有鲁迅先生笔下“躲进小楼成一统,管他春夏与秋冬”的意境。

我上初中的时候,藏书楼里所有的书籍在特殊年代的运动中付之一炬,母亲受惊跳井身亡,父亲携着年少的我下放来到苏北农村,住进了一间冬凉夏暖、泥墙草顶的茅屋,从锦衣玉食到粗茶淡饭不消说,老鼠在床头被脚活蹦乱跳,我们父子俩就是在这样艰苦恶劣的环境下相依为命,物质上的贫乏,精神上的空虚,对年少的我来说,那是一段迷惘的岁月,我看不到未来,不知道是否会穷尽一生老死在这个穷乡僻壤,为了打发、消遣时间,父亲凭记忆默写下《古文观止》《唐宋八大家》等名篇,夜间,逐字逐句边读边解释给我听,“肚子里多点墨水都没有坏处”,父亲这样对我说。

我的祖上申时行中过状元,当过帝师、首辅大臣,到我曾祖那一家道开始败落,我祖父早亡,父亲十岁上就给人当学徒做工,挣了一份产业后,买地盖房,却不忘自己是读书人家的种子,在后花园盖了一间藏书楼,鼓励子女多读书,在父亲的熏陶下,我的哥哥、姐姐们都以优异的成绩进入清华、复旦等高等学府,而我,却因生不逢时,中止学业,远离故土,父亲深知儿子的苦闷,常以《孟子》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,必先苦其心志,劳其筋骨,饿其体肤,空乏其身,行拂乱其所为也”

唯有书香能致远

申宗鹂



绿染书香 李海波 摄

和《滕王阁序》里“穷且益坚,不坠青云之志”等诗文来鼓励安慰我,“安心读书,总会有出头之日”,温暖的话语使我在恶劣的环境中燃起了对生活和未来的憧憬。

每当意识消沉、黯然伤神的时候,读一读王勃《滕王阁序》“天高地迥,觉宇宙之无穷;兴尽悲来,识盈虚之有数”和张若虚的《春江花月夜》,高远的意境,深厚的禅意,使所有烦恼都一扫而空;还有颜回的“一簞食,一瓢饮,在陋巷”仍能安心读书的经历,也深深激

励着我。我想,不谙读书之妙的人永远体会不了这种乐趣,就这样,书籍充盈着我的内心,陪我度过人生中最艰难晦涩的岁月。

特殊时期过去了,我和父亲返城,原来的大宅院被“七十二家房客”分占着,我们父子分配在一间小阁楼里,邻里间吵嚷纷扰,闹得素喜清静的父亲不堪烦扰,兼之在苏北农村那段日子的磨难,身子骨衰弱,于一日中午,突发脑出血,去了另一个世界。可我知道,他最不

放心的是他那个在电表厂上三班、当工人的小儿子。1978年恢复高考,我以“引锥刺股”的拼劲终于被一所师范院校录取,拿到录取通知书那一刻,脑海里顿时浮现了父亲耐心讲解诗文的身影,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也为我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功底,可惜,父亲却再也无法与我一起分享这份喜悦,思至此,我热泪盈眶。

大学毕业,我在一所中学担任语文老师。后来,国家落实政策,特殊时期被没收的老房退还本主,“七十二家房客”渐次搬走,我走进杂草丛生的后花园,推开藏书楼那扇虚掩的木门,踏着“吱吱嘎嘎”的木地板走上二楼:茶几、藤椅、空荡荡的书架落满灰尘、蛛网,别梦依稀,恍然间,我看见藤椅上半躺着一位面目清癯的老人在读书,蓦然,他抬起头,冲我微笑,“父亲!”等我回过神来,藤椅上空空如也。我将藏书楼上上下下打扫一遍,书房里弥漫着父亲的味道,我知道,父亲舍不得离开这里,这里是他的根。藏书楼的书架上渐次充盈起来:《辞海》《史记》《古文观止》《资治通鉴》《复活》……这些都是父亲以前珍藏的书籍。闲时,我会泡上一杯炒青茶,学着父亲的样子,安安静静半躺在藤椅上读书,女儿长到三岁,就自己摸上楼,探着小脑瓜,缠着我讲书上的故事,渐渐地,干脆自占了藤椅。一张藤椅,坐了三代人,父亲是个喜爱读书的儒商,我一生教书育人,而女儿,自少年起文字就屡屡发表于各类报纸、杂志,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作家,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后来,老宅迁拆,藏书楼消湮得无声无迹,唯有那一缕书香却世代相传,致远而弥香。

一方书橱

段佩明

读书人喜欢买书。书买多了,总想给它找一个称心如意的家。前些年,买了新房子,我特地添置了整面墙的书橱,为经年委屈在纸箱里的书籍,找到一个好归宿。书籍整齐地摆放在新书橱上,与我朝夕相伴,那些跌落进历史的角落,有着不凡身世和故事的老书橱,也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浮现,它们闪烁着岁月的光泽,照亮我的思绪。



儿时,我睡在老屋的阁楼上,那里是我的天地。与我相伴的是沉寂于角落的一对像孪生兄弟般的书橱,兄弟俩大小相等,模样相似,无腿,单门,顶部有把手,通体黝黑,洋溢着股古旧的气

息。关于两只书橱的来历,早年听祖母说,祖父当年跟随曾祖,挑着这对书橱到东乡许家岭开办私塾,教书育人。后来又闻祖父言,书橱是太祖传下的,到我这儿,已是五代了。

我并不关心书橱的来历,而是惦记着里面的书。发黄的古籍,我看不懂,自没兴趣,倒是里面的《铁道游击队》《奇袭白虎团》《敌后武工队》《智取威虎山》系列连环画,绘画生动,吸引了我的目光,看了一遍又一遍。它们是我最早接触的课外读物,让我的心灵得到放飞,它们陪伴我度过无忧无虑的童年。

我少不更事,自得其乐,不能等同于家中无忧,大人们还在为一日三餐而发愁。那时家境贫寒,除了人多,别的啥都缺。大家庭分家单过,没有碗橱,父亲和二叔各分得一只书橱,权当碗橱用。传了五代的书橱,换了身份,沉潜烟火之间。

父亲爱阅读,一直不忘从微薄的工资中挤出钱来买书,除了一些必要的业务书之外,还会适当买些文学著作。随着家里经济条件逐渐好转,父亲买书的花费跟着水涨船高,出手越

来越阔绰,《红楼梦》《西游记》《三国演义》《创业史》《青春之歌》等畅销的文学书,堆满书桌和床头。看到书没地方放,也是害怕我看“闲书”影响学习,父亲请人做了一个书橱。

书橱做好后,刷成枣红色,父亲用黄色油漆在橱门上手绘“上海”两个艺术字,非常醒目,富有时代感。

所有的书被父亲收进书橱,落了锁,成为禁区。我只能望锁兴叹,对书苦笑。“思君如明烛,煎心且衔泪。”正是彼时的心情写照。煎熬是一种让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和折磨。实在忍不住时,我就透过门缝朝里窥视,仿佛能够吸收到书中藏着的智慧和力量。

时光荏苒,岁月如梭,转眼放假了。放假意味着禁区终于对我开放,可以自在地阅读书橱里的书籍。我像一只蜜蜂,扑进书籍的百花园里飞舞采蜜,乐此不疲。古典名著,现代小说,唐诗宋词,样样涉猎,纵情驰骋,废寝忘食。乘着文学的翅膀,我翱翔天际,穿越古今,观世间沧桑,赏山川秀色,阅人生百态,悟人生之道,仿佛在进行一场心灵的旅行。初中三年,我几乎将父亲收藏的文学

著作读遍。阅读为我的写作打下了坚实基础,从一个读者变成一位作者,这归功于父亲的书橱。

我与父亲相似,同样喜欢买书。我的第一个书橱,是与书桌设计成一体,上面是书橱,下面是书桌。虽然坐着感觉有些压迫,但并不影响我买书的热情。不断购买的新书,渐渐填满书橱。书买回来是读的。我读,女儿和儿子也读。我没有学父亲把书橱上锁,而是任由孩子们自由阅读。

孩子们上中学时,教科书和学习资料堆积如山。他们是祖国的花朵,是家中的未来,不可怠慢。我把书橱上的书全部下架,收进废旧的纸箱里,腾出书橱,让出书房,交给孩子们,使他们有一个专属于自己的学习空间。那些纸箱里的书,没有被抛弃,我和孩子们不时找出心仪的几本,给自己充电,为梦想插上有力的翅膀。

一方书橱,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,它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,是我家几代人心灵的港湾,是我们成长的摇篮,它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文化遗产,同样是一个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缩影。